

论新闻图片的符号修辞与意指实践¹⁾

——试引入一种新闻图片的符号学分析方法

李玮 蒋晓丽

摘要 新闻专业主义的备受质疑、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符号学等对新闻领域的延伸,使新闻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承载着深层意蕴的话语文本。在此符号学语境下,对新闻图片进行符号学的意指分析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将罗兰·巴尔特的意指实践方式(主要包含直指、涵指、元语言和神话)与符号修辞手法(主要是隐喻和转喻)结合在一起,并以5张第55届“荷赛”获奖作品为例,尝试性地引入了一种有利于快速高效进行新闻图片分析的符号学方法。

关键词 新闻图片 涵指 元语言 隐喻 转喻

中图分类号 G218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李玮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成都610064 蒋晓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都610064

一、学科语境:亟需一种新闻图片的符号分析方法

虽然新闻学和新闻业一直倡导“真实、客观、公正、中立”等原则,新闻也一直被描述为“用事实说话”的一种特殊体裁,但从不见停歇的新闻本质“反映论”与“建构论”、新闻媒介是“镜子”还是“探照灯”的争论^[1]中可知,新闻一方面具备如“镜子”般“反映”“事实”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具备如“探照灯”般“建构”意义、进行“说话”的属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业一直努力在秉持“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在这两种属性之间维系着一种艰难的相对平衡。但自1970年代初起,西方以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爱德华·艾普斯汀(Edward Epstein)、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为代表的部分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对新闻编辑部实践的民族志观察为基础,研究了来自于组织惯例与压力约束下的新闻生产媒体偏向^[2],从根基上动摇甚至摧毁了新闻专业主义。

同时,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和符号学的蓬勃兴起和广泛影响,“文本”(Text)概念越来越多地延伸到社会各个学科和领域。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事物及其所组成的意义之后,有着深层结构存在,而“文本”所指涉的正是这种文章背后的深层意蕴所在。比之于传统的完满的、自足的、

1)基金项目: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西部危机传播管理研究”(SKX201010)

意义被固定在书页的文句语词之内的“作品”(work)观,“文本”指的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不自足的系统,它涵盖了‘作品’文字之外的广泛内容,在语意、句法、叙述的层面上的社会观念影响因素”^[3]。“文本”观将阅读和解释置于“作者已死”的状态下来展开,认为“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创始点的毁灭。写作是中性、混合、倾斜的空间,我们的主体溜开的空间,写作是一种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从写作的躯体的同一性开始,所有的同一性都丧失殆尽”,“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4],因而,将阅读的立足点从传统的“作品——作者”之间,转移到了“作品——读者”之间,旨在发掘出文本中的深层复杂的意涵。

新闻专业主义的被质疑,使得新闻客观中立地“反映”“事实”成为一种虚假的幻象,“文本”概念向新闻学领域的延伸,又使新闻越来越被视作为一种有着深层意蕴和复杂结构的“话语”(discourse)^[5]。在此种语境下,新闻学可能再也无法抗拒意义生产和意义传递这一本质,也无法抗拒受众或研究者对其进行符号分析(无论是对传统语言学可以涉猎的以新闻文稿形式呈现的新闻文本,还是对新兴符号学可以进驻的以新闻图片形式呈现的新闻文本)。本文的目的,正是在符号学领域的框架下进行新闻图片的意指实践——也即新闻图片的隐性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一种有效进行新闻图片分析的符号学方法。

二、理论阐述:符号修辞与意指实践

符号修辞(Semiotic Rhetoric),也被称为视觉修辞^[6]、图像修辞^[7],被认为是“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20世纪出现的‘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主要发展方向”^[8],它把修辞推到语言之外,进入各种媒介,主要进行如图像、影视、广告、旅游、设计、艺术、游戏等当代重要符号领域的修辞研究,重在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图像传播为了实现有效传达图片或影像意义、吸引受众注意、引发受众情感、获取受众认同与理解等效果所采取的修辞策略和技巧。赵毅衡教授结合诸多影视案例,认为主要的符号修辞手

段有明喻、隐喻、转喻、提喻、倒喻、潜喻、曲喻、类推、反喻、象征、反讽等等^[9]。其中,作为比喻修辞的其他各类复杂变体,提喻、倒喻、潜喻、曲喻都常见于影视作品的邻接画面组合中。作为符号修辞中最基础最广泛的两类,隐喻与转喻是平面图像尤其是单幅图像文本中使用得最多的两类。

所谓隐喻(Metaphor),是指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由于大部分图像符号比喻很难构造出两造之间的强制性连接关系,因而,符号传播中多数的符号比喻都属于隐喻。转喻(Metonymy),又称换喻,是指当甲事物同乙事物不相类似但有密切关系时,可以利用这种邻接关系,以乙事物的名称来取代甲事物的一种修辞手段,有人也将借喻、提喻囊括在其范畴内,以包括“用某事物的某个部分来代表整体”的修辞手段。雅各布森在其1962年发表的文章《两种语言观和两类失语症》中,将隐喻与转喻区别为:在符号的双轴运作(聚合与组合)中,隐喻按照联想关系(聚合秩序)运作,即把未知的东西潜入一种新的联想关系使得未知的东西由此获取部分新的意义,转喻的重点不在“相似”而在“邻接”(组合秩序)。在文中,他将隐喻与转喻的对立应用于非语言的语言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隐喻型“话语”和转喻型“话语”,每一类型并不意味着只依赖于两种模式之一(因为组合和聚合是一切话语所必具的二维属性),而只意味着以其中一种模式为主。

我们知道,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能指”指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所指”指意义、对象与解释。而在“能指”与“所指”之外,罗兰·巴尔特提出了“意指”(Signification)概念——一个以“能指”指向“所指”、以“能指”表达“所指”的符号组合: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表达式“ERC”,并且他认为不同的意指实践可能产生直指(denotative)和涵指(connotative)两种不同层次的意指系统:

“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此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延伸。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两个密切相连但又彼此脱离的意指系统。但是两个系统的‘脱离’可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取决于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的方式,这样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整体。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一系统(ERC)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或者表示为(ERC)RC。……于是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指平面,第二系统(按第一系统扩展而成的)构成了涵指平面……按照第二种分离的(对立的)方式,第一系统(ERC)不像在涵指中似的成为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内容平面,或第二系统的所指……或表达为:ER(ERC),一切元语言都属此类”^[10]。根据其陈述,我们可以推知,直指侧重于指那些从符号中获取的被代码明确规定了的直接、明确而固定的意义;涵指则显得相对不明确、不固定,对其的解读需要综合传统、习俗、社会、文化和语境等因素来考虑。对于“元语言”这个概念,叶尔姆斯列夫作了如下说明:“如果说一种操作程序是建立于无矛盾性(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等经验原则之上的,那么科学符号学或元语言就是一种操作程序,然而涵指的符号学并不是一种操作程序”^[11]。也即是说,元语言是指那种“说着”其他符号的语言,最常见的如科学语言。

关于直指、涵指和元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总结是:“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其中,处于直指层次上的语言即元语言,但在这里这个元语言本身也是介入涵指过程中的”^[12]。笔者认为,巴尔特这个总结容易让人混淆直指和元语言的关系而误将两者等同。其实,如果我们用(ERC)表示直指,用[(E1R1C1)R2C2]表示涵指,用[E1R1(E3R3C3)]表示元语言的话,三者的关系或许就可以清楚一些(图1):在直指中,意指方式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它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不需要其他系统来言说,也不言说其他系统;在涵指中,E1R1C1构成了第二系统E2R2C2的能指E2;在元语言中,E3R3C3又构成了第二系统E1R1C1的所指,是言说E1R1C1的规则和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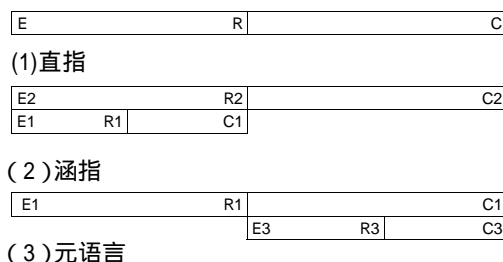


图1 直指、涵指和元语言之间的关系

虽然分属符号学和修辞学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意指实践和符号修辞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符号修辞是意指实践不可或缺的方式和手段。中国传媒大学隋岩教授,通过诸多鲜活的案例,用图表的方式,不仅形象化地展示了罗兰·巴尔特的直指(ERC)、涵指[(E1R1C1)R2C2]、元语言[E1R1(E3R3C3)],还提出了与罗兰·巴尔特之不同的“意指神话”观点:巴尔特认为神话就是直指基础上形成的涵指,而隋岩认为神话是涵指与元语言的再组合:[(E1R1(E3R3C3))R2C2]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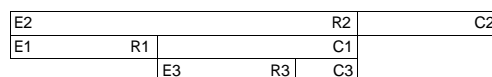


图2 意指神话

同时,他还建立起了不同意指实践和修辞手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含蓄意指的构建,就是通过寻找所指2与能指1之间的某些能启发人产生联想的相关之处”;“元语言则是通过寻找能指1与能指3之间的相关性,或推理出一种逻辑延伸,或建立一种阐释关系,从而建构意义”,而“隐喻是两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因而,“替换型关系的隐喻影响的是含蓄意指行为,因为隐喻对应着含蓄意指(涵指)。影响元语言的应该是换喻”^[14]。根据隋岩教授的观点,在话语的意指实践中,直指话语实践不需要任何修辞手段,涵指是隐喻的等值对应,元语言与转喻相连接,意指神话建立在隐喻和转喻的复合使用过程当中。而每一话语文本正是通过这些具备不同意指组合的意指实践,间接地表达着表层之外的深层意义,从而实现文本内涵的丰富和语义的扩张。

三、文献简评：新闻图片的意指实践和符号修辞研究

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固守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修辞的功能主要是说服(persuasion)，旨在影响和改变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说服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论题性、观念性的内容和修辞格的形式技巧，因而，即便一生都致力于修辞学复兴的布斯认为修辞学不是“劝导”而是人与人的“沟通方式”^[15]，符号修辞学在其生长之初也多被用于研究广告、影视等主题性强、观念性强、说服意图强的符号传播。在以客观记录事实为第一要务的新闻传播中，通过符号修辞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并不多。笔者在中国数字出版数据库，以“图像修辞”或含“符号修辞”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记录49篇，但其中与新闻相关的，只有邵斌的《略论新闻图片的图像修辞》一篇，其他多数都是关于广告、文学或者影视传播的。其次，就新闻文本的意指实践研究来说，无论是托伊恩·A·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还是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甚或是中国期刊网上的数千篇对新闻话语的研究，基本都指向了新闻文本中的文稿部分，而对新闻图片的话语研究显得极为稀少。

其实，如同其他类型的新闻文本，很多新闻照片都是一个由新闻记者精心建构起来的内涵丰富的符号系统，甚至可以说，新闻图像以高于新闻文字很多的真实度和可信度，在更加隐晦地“说话”，进行着更为隐晦的意指实践。而在其进行意指实践的过程中，合适的符号修辞手段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巴尔特的经典例子：一副文字说明为“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新闻照片，其实掩盖了其殖民主义压迫，“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16]；我们还看到了黄顺铭的精彩分析：戴维·利森的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吻迎美军》中，只不过是“通过一次近乎宗教仪式展示的新闻报道，来塑造一个‘救赎神话’，其本质只不过是一次意识形态的‘身体政治’”^[17]。

因此，对新闻图片进行意指实践和符号修辞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在各大新闻奖中被强调和突出出来的新闻照片，具有重要意义。那些获奖作品，一般都可堪称新闻照片意指实践的典范，大多富含某种特殊的意义（或常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在进行着隐蔽的“说话”。笔者以5张第55届“荷赛”（2012年2月揭晓）获奖作品为案例，以符号修辞和意指实践理论为工具，一方面为了探讨新闻图片是如何整合利用多种符号修辞来共同表达其特定的符号意指，另一方面，也为了实践和检验这种有利于快速高效进行新闻图片分析的符号学方法。

四、案例注解：以5张第55届“荷赛”获奖作品^[18]为例

约翰·菲斯克曾指出：“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做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现实的一部分”^[19]。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新闻文本的重要类型之一的新闻图像，也具有转喻的功能，它能部分地代表同类事件、关系或处境。但是，具体到每一张新闻照片，其也主要是通过主体、背景、角度、线条等要素的或隐喻或转喻的符号修辞手段，共同构建其独特而意味深长的符号意指。

（一）《怀抱中的也门男子》

作为包揽第55届“荷赛奖”年度大奖、新闻人物类单幅一等奖的获奖作品，《怀抱中的也门男子》这张新闻照片通过对主体（黑衣蒙面妇女与赤裸上身的男性亲属）和背景（昏黄破旧的清真寺临时医院墙壁与隐约显示出半个身影的其他受伤的人士），充分展示了文字说明所描述的“在也门萨那一家清真寺的一间临时医院里，蒙面妇女用手抱着一位在也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男性亲属”这一悲伤的场景和画面。

这张新闻照片中，通过对隐喻和转喻这两种符号修辞手段的组合使用（图3），也即隋岩所谓的“神话”模式，来进行其意指实践。首先，转喻的使用。照片中明确揭示了作为照片主体的男女间的亲属关系，但妇女的面与男性的脸都被遮蔽这一特征掩饰了男女的其他社会属性，因此

使这种亲属关系变得游移不定起来:可能是母亲搂抱着受伤的儿子,可能是妻子搂抱着受伤的丈夫,也可能是女儿搂抱着受伤的父亲,还可能是别的亲属关系。但正是这种明确关系指代性的缺乏,使照片所涵盖的范围顿时广泛起来,意蕴顿时丰满起来,它可以指代任何在示威活动中受伤害的家庭和亲属,包含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伤害。除此而外,照片中主体的伤害还可以转喻那些带来伤害的人,在此新闻图像里即指也门的萨利赫政府。照片中的那一家清真寺里的临时医院,转喻了所有在清真寺里临时搭建的医院。其次,隐喻的使用。通过也门萨利赫政府对当地民众与家庭带来的伤害,隐喻了世界上的所有专制制度下的专制政府给民众带来的伤害;通过对清真寺里的临时医院,隐喻了伤害的治愈之所,医院是身体伤害的救治之所,而清真寺是心理伤害的救治之所。

E2		R2	专制政府给 C2 民众带来的伤害
E1	画面中的蒙面 R1 女性和受伤男性	萨那市的一对在示威活动中 C1 受伤的亲情男女	
	C3	所有在示威中 R3 受伤的民众与家庭	C3
	R4	造成这些伤害的 R4 也门萨利赫政府	C4

E2		R2	伤害的身体 C2 治愈之地和 心理治愈之地
E1	画面中的清真寺 R1 里的临时医院	一家位于萨那市的清真寺 C1 里的临时医院	
	C3	所有的清真寺 R3	C3
	R4	造成这些伤害的 R4 也门萨利赫政府	C4

图3 对《怀抱中的也门男子》的符号学分析

通过多重隐喻与转喻的组合使用,这张新闻照片就建构了这样一个主题:以照片中受到也门萨利赫专制政府的亲情男女为代表的,所有在专制政府政治压迫中受伤的家庭和亲属,唯一可做的,是在临时医院里获取身体救治,同时也在清真寺这一精神寓所里寻求精神救治。通过这种不动声色的隐性诉说,这幅照片站在受伤民众的受苦受难者的角度,表达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世界所有专制政府的严厉控诉。

(二)《纽约哈林区的示威者》

获得第55届“荷赛奖”新闻人物类单幅二等奖的作品《纽约哈林区的示威者》,其文字说明为

“2011年10月21日,当地警方逮捕美国纽约哈林区的示威者。他们在游行示威以抗议收入不平等和警察滥用职权”。

这张新闻照片的信息含量异常丰富:首先,警服以及警服上的文字清晰地显示了警察的身份和地缘。其次,在警察与被逮捕者(示威者)之间,存在以下对比:数量对比,两个警察逮捕一个平民;性别对比,警察为男性,被逮捕者为女性;体格对比,两个警察都比被逮捕者高大强壮很多,这三个对比同时指向了一个含义:强权阶层处于绝对强势,被逮捕的示威者处于绝对弱势。第三,两个警察肤色的一黑一白,隐喻了不同的肤色在同一阶层那里获得了奇怪的统一;第四,警察逮捕示威者这一行为,很好地映衬了文字说明里的“他们抗议警察滥用职权”这一项。

在这张照片中,同样既用了隐喻修辞也用了转喻修辞(图4)。转喻主要表现在,画面中的警察转喻所有纽约哈林区的逮捕示威者的警察群体,画面中被逮捕的示威者转喻所有的示威者群体。隐喻则体现在上述三个对比共同隐喻出来的含义,权力阶层与示威者阶层之间的力量悬殊与强弱对比。

E2		R2	强权阶层在力量 C2 对比中的绝对强势
E1	画面中的两名高 R1 大强壮的男性警察	纽约哈林区的正在 C1 逮捕示威者的两名警察	
	C3	所有以警察为代表 R3 的强势阶层	C3

E2		R2	民众阶层在力量 C2 对比中的绝对弱势
E1	被逮捕的一名相对 R1 瘦弱的女性示威者	纽约哈林区的正在被警察 C1 逮捕的一名女性示威者	
	C3	所有以女性示威者 R3 为代表的弱小阶层	C3

图4 对《纽约哈林区的示威者》的符号学分析

(三)《穆巴拉克受审》

作为新闻人物类单幅作品三等奖的获奖作品,《穆巴拉克受审》显示了“2011年9月7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带往开罗的一个法庭以接受审判”的一个画面。画面中,穆巴拉克静静的躺在担架上,十指交叉紧扣胸前,双眼紧闭,任由警察、记者以及平民观看而没有任何抵抗之势。

在这里,同样既运用了隐喻也用了转喻修辞手段(图5)。其中,躺着的穆巴拉克,隐喻着穆

巴拉克政府的倒台 ;而观看的人群以及记者的摄像机 ,转喻着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观看了见证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依靠这个隐喻与转喻 ,图像成功地构建了其符号意指 ,穆巴拉克政府倒台了 ,全世界的各类观看者见证了他的失败。

E2	R2	C2
穆巴拉克的政府倒台		
E1 画面中的躺着的 没有 R1 任何反抗能力的穆巴拉克	C1	
E1 画面中的平民、警察、记者 R1 和摄像机	穆巴拉克抵达法庭时在场的警察、 平民和记者	C1
E3 全世界的各类 R3 观看者与见证者		C3

图5 对《穆巴拉克受审》的符号学分析

(四)《拆迁》

中国摄影师徐少锋的作品《拆迁》是第55届“荷赛奖”当代热点类单幅优秀奖的获得者 ,其文字说明为：“11月22日 ,一名男子爬到电线杆上向当地政府要求房屋拆迁补偿”。

在这幅新闻照片中 ,有三个对象 :第一 ,作为照片主体的人 ,一名没有身份辨识度的男子 ;第二 ,作为背景挤满了整个照片空间的新建高楼 ;第三 ,作为照片主体企图用以寻求抗议的辅助物电线杆。在三个对象中 ,男子显得最为卑微和渺小 ,若稍不注意就可以被忽略掉整个快淹没在层层叠叠的高楼中 ,这一对象转喻了所有房屋被拆迁却被拖欠房屋拆迁款的整个群体 ,高楼最为雄壮 ,挤满了整个空间 ,作为一种向上下左右无限延伸的强势背景 ,隐喻了以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强势地位 ;作为这个男人借以发出抗议的电线杆 ,它对高楼高度和宽度的远远不及 ,隐喻了这种抗议鲜能奏效。

三个要素的符号意指放在一起(图6) ,图片的主题就很清晰地体现出来 :在所有的房屋拆迁过程中 ,地方政府和房产商常常拖欠甚至不给房屋拆迁补偿 ,且在绝对的势力强弱对立中 ,房屋拆迁补偿被拖欠着的抗议鲜有奏效的 ,暗示了他们的房屋补助讨还之路还漫长而艰辛。

(五)《营救跳楼新娘》

《营救跳楼新娘》 ,由中国摄影师李杨所拍 ,第55届“荷赛奖”突然新闻类单幅三等奖的获得者。它展示的是2011年5月17日发生于吉林长春

E2	R2	C2
所有处于 C2 弱势的被拖欠房屋 拆迁补偿一族		
E1 画面中“微小 R1 形象”的抗议男子	四川成都的一名处于弱势的 C1 还没有拿到房屋拆迁补偿的男人	
E3 所有还没有 R3 拿到房屋拆迁补偿的人		C3
E2	R2	C2
所有处于 C2 强势地位的政府 和房产商		
E1 画面中林立的 R1 作为“强势背景”的 新建高楼	四川成都男子抗议房屋拆迁 C1 补助附近的一堆高楼	
E3 所有的修建 R3 新楼的政府和房产 商		C3
E2	R2	C2
所有房屋拆迁 C2 补助被拖欠者的抗 议手段鲜能奏效		
E1 画面中的整个 R1 被淹没在高楼中的 电线杆	四川成都男子抗议房屋拆迁 C1 补助时所攀爬的物品	
E3 所有房屋 R3 拆迁补助拖欠者 的抗议手段		C3

图6 对《拆迁》的符号学分析

的一个22岁的穿婚纱的女子在其跳楼时被当地街道办事处主任郭中凡危急营救并最终成功挽救女子生命的瞬间。

在这张照片中 ,摄影师不仅很真实地拍摄了新闻事实的现场 ,重要的是 ,还抓住了这一具有无限意味的瞬间 :首先 ,被营救的女子身穿婚纱 ,是一个文化里的“新人” ;其次 ,被营救的“新娘”从外观上看起来仿佛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而这两点都隐喻着“重生”、“新生” ,暗示着被营救的女子获得重生 ,这与“营救”这一主题相互呼应 ,隐含了对营救行为的褒奖与赞扬(图7)。

E2	R2	C2
被营救后的 C2 获得“重生”		
E1 画面中的看似 R1 一只蝴蝶的被营救 “新娘”	跳楼“新娘”被营救时的形状 C1	
E3 化茧成蝶“意味 R3 获得新生		C3
E2	R2	C2
被营救后的 C2 获得“重生”		
E1 画面中“新娘” R1 身上的婚纱	跳楼“新娘”身穿的服装 C1	
E3 穿婚纱 = R3 “新人”		C3

图7 对《营救跳楼新娘》的符号学分析

五、有益尝试 :引入一种新闻图片符号学分析方法

在当下的新闻传播语境中 ,新闻图片的意指实践已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 ,对于新闻图片传播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探讨它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信息 ,而是考虑它建构了什么

样的意义指向。新闻图片的符号意指实践,不完全同于传统语言的意指实践。在新闻图片里,无论是新闻照片中的主体、陪体、背景、空白等结构性要素,还是线条、色彩、角度、景深等造型要素,都有着自身特有的符号意义,都承载着不同的感知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将罗兰·巴尔特的意指实践与隐喻、转喻等符号修辞所建立起来的涵指、元语言、神话等不同意指方式,引入到新闻图片的意指分析当中,通过对各类要素或隐喻或转喻的事物、情感、意义的连接、对比中,使新闻照片的符号意指得以扩张丰富,得以被充分挖掘。这种符号学分析的方式,一方面,非常有益于新闻接受者快速挖掘那些潜藏在新闻图片中的特有的情感、意义、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帮助他们快速理解新闻照片所要传达的深层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对新闻生产者在特定时限能拍摄、裁剪、制作内涵丰富的新闻照片提供指导和启示,有助于他们综合地运用隐喻、转喻等符号修辞手段,隐晦地进行符号意指实践,使新闻照片不局限于反映“这一个”新闻事实,而是尽可能通过“这一个”新闻事实能表达出对“这一类”新闻事实的态度、观点和看法,获取超出新闻事实外的丰富内涵。

参考书目

- [1] 黄顺铭.“镜子”与“探照灯”辨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3(1).
- [2] 这些主要的著作有: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Edward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California, 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 [3] 谢晖.新闻文本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1).
- [4]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符号学文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505-512).
- [5] 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 [6] 陈汝东.论视觉修辞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 [7] 范文霁,周洁.图像修辞略论[J].新闻界 2010(5).
- [8] 赵毅衡.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符号修辞[J].学术月刊 2010(9).
- [9]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86-223).
- [10][11][12]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68-70).
- [13] 此处隋岩教授的“含蓄意指”,即是本文中所述的“涵指”,此乃译本不同翻译不同造成.
- [14] 隋岩.含蓄意指与隐喻的等值对应[J].新闻大学, 2010(1) 33-40.
- [15] 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31).
- [16] 罗兰·巴尔特.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7] 黄顺铭,陆勇.救赎神话 身体政治[J].新闻爱好者 2005(7).
- [18] 所有范例来源于第55届“荷赛奖”获奖作品 新浪网新闻中心, <http://news.sina.com.cn/w/2012-02-11/011223915265.shtml>.
- [19] 约翰·菲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